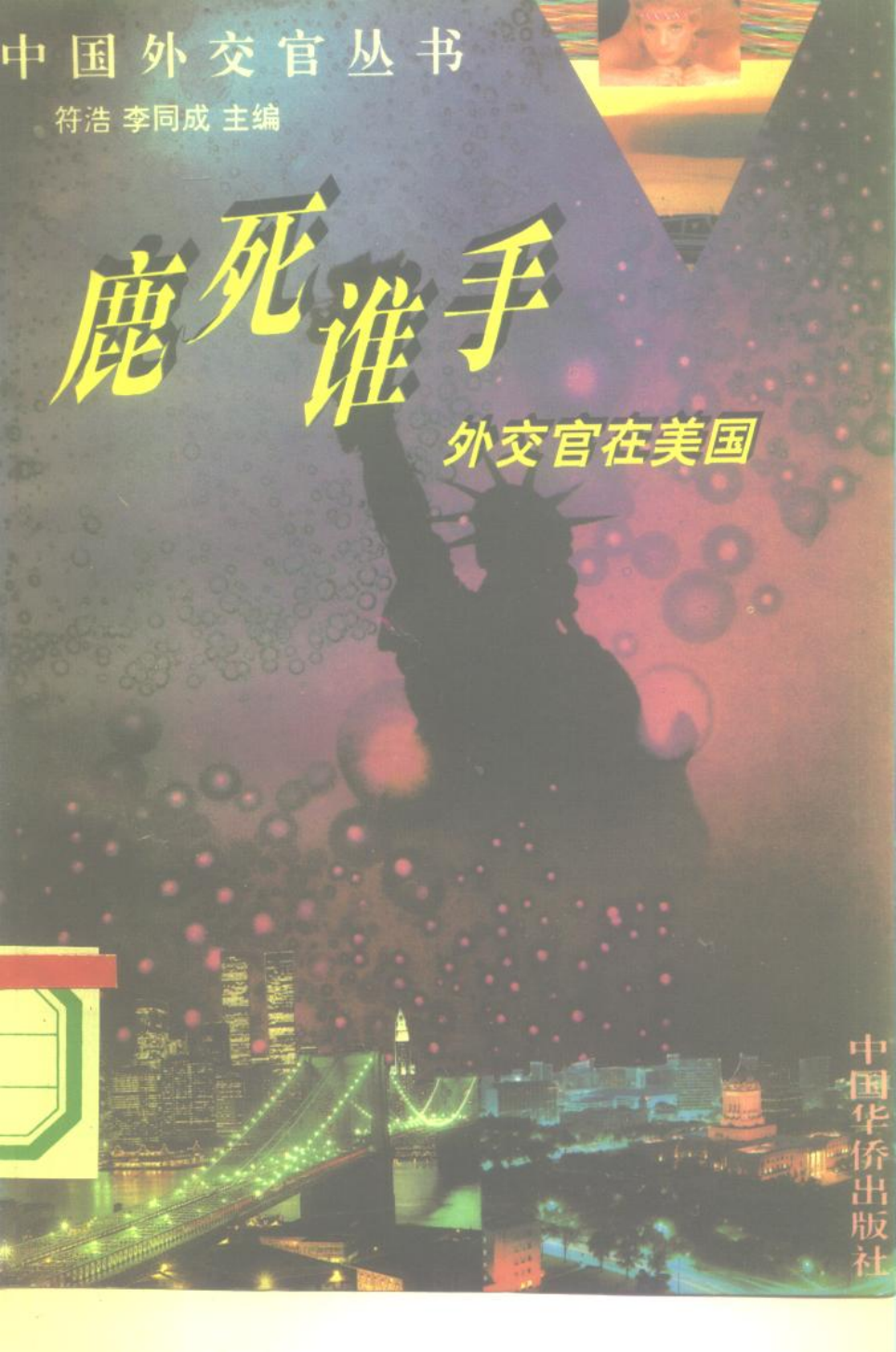


中国外交官丛书

符浩 李同成 主编

鹿死谁手

外交官在美国



中国华侨出版社

(京)新登字 19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鹿死谁手：外交官在美国/符浩，李同成主编．—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

(中国外交官丛书/符浩，李同成主编)

ISBN 7—80074—960—6

I. 鹿… II. ①符…②李… III. ①外交人员—中国—现代—丛书②报告文学—中国—当代③外交史—中国—史料—1949~ IV. ①D821—51②I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4755 号

鹿死谁手——外交官在美国

(中国外交官丛书)

符 浩 李同成 主编

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30 号
	(邮政编码:100010)
经销者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者	永清第二印刷厂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200 千字 9. 印张
版 次	1995 年 4 月第一版
印 次	199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500 套
书 号	ISBN 7—80074—960—6/G · 308
定 价	(全六册)54.00 元

序

现在，读者拿在手中的是一套我国首次出版的外交官丛书。它的出版、发行，无疑是我国外交界、出版界的一件盛事。

众所共知，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决策和领导下，我国外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外交战线空前活跃。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国已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四十余年的风雨沧桑，在我国的外交活动园地中，可以说是百卉争艳，精彩纷呈。既有惊心动魄的斗争，也有感人肺腑的情景；既有老一辈革命家运筹帷幄，高屋建瓴的大手笔，又有无数外交战士的默默奉献。如果将这些大小值得回顾的外交事迹写出来，奉献给社会，无论是对今人，还是对后人，都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令人欣慰的是，外交部于1993年12月成立了外交部外交笔会，受到各有关方面的支持和欢迎，对此，我愿借此机会谨代表笔会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

参加外交笔会会员大都有长期的外交生涯和丰富的外交经历。笔会成立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编写这样一套大型的《外交官丛书》。相信读者通过这样一套丛书，能较全面了解中国外交官叱咤风云的外交业绩，一些重大外交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外交官所在国的政治斗争、经济状况、社会问题、文化特点和风土人情。

GDA91124
15

在我看来，这套丛书有如下三个特点。

第一是史料丰富、真实、生动，忠实地记叙了毛主席、周总理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对中美、中苏、中日及亚、非、拉一些国家和联合国等许多至关重要的国际问题的英明决策及诸多外交家在处理这些复杂多变的外交事件中所表现出的智慧、勇气和艺术。这些历史虽已为人们所熟知，但掩盖其后的许多内幕却是很少披露。

第二是耳闻目睹，亲身经历。从外交官们的外交生涯中，人们可以看到中国驻外大使馆许多趣味盎然的情节：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地位的第一手史料、海湾战争后中国恢复驻科威特使馆的难忘经历、“布拉格之春”的前前后后等。本书作者都是这些重大事件的见证人，因而读来真切感人，遐思无限。

第三是文笔优美、叙事流畅。本书作者都是外交部的秀才，平时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们就已写出不少颇具文采的文章。在本丛书里，无论是对重大外交事件的回顾，还是对所在国风土人情的描写，都有许多引人入胜之处。

在此，我希望一切从事外事工作的同志们以及从事其他工作的朋友们能抽暇来读一读这套融知识性、史料性、趣味性于一体的丛书。它能启发思维、开拓视野，有助于您了解外交工作的方方面面及外部世界的风风雨雨。

最后，十分感谢中国华侨出版社为编辑、出版这套丛书所给予我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荷浩

1994年8月18日

目 录

今天是否天晴	
——冷暖华盛顿	尹家民 (1)
大洋彼岸	
——忆芝加哥	袁贞迪 (62)
诱人的毒唇	
——美国多棱镜	吴妙发 (82)
梦幻编织的城中城	
——今日纽约唐人街	严梅生 (136)
走桥	
——留给纽约的足迹	吴钟华 (142)
居美岁月	
——随章文晋使美散记	张 颖 (145)
鹿死谁手	
——美国两党竞选总统内幕	杜安夏 (200)
纵横捭阖	
——外交官斗智	杨冠群 (211)
天堂畅游	
——醉里不知身是客	李连庆 (217)
临危受命	
——朱启祯大使纪事	金伯雄 (262)
魂归故里	
——王锡昌在纽约遇害记	吴妙发 (269)
祸从天降	
——波士顿纪行	杨冠群 (275)
“国宝”完璧归赵	
——钱学森归国纪实	周溢潢 (279)

今天是否天晴

——冷暖华盛顿

尹家民

五月花旅馆。尼克松匆匆见客

1973年5月28日，黄镇和朱霖以及联络处的第一批人员抵达纽约。天气不很晴朗，但很暖和，美国快节奏和讲实效的接待方式让中国人吃了一惊。飞机一停，便过来几个小伙子，个个都很精悍，有极高的鼻梁，极深的眼窝，表情灵活，神气十足。上身微微隆起的“小肿块”是暗藏的手枪。他们是美国国务院派出的保镖。黄镇以英语向他们问好。其中一个立正，竟说出一口中国话：“大使先生好！”他们告诉黄镇，要在此当即转乘去华盛顿的飞机，保镖们看上去冷漠、矜持，然而对主人照料得小心谨慎、无微不至。

当纽约在飞机双翼下徐徐消失时，空中小姐推着小转车，送来各种饮料，请旅客们随意挑选。撤走了餐具，空中小姐又送来了形似眼镜的面罩。黄镇看着窗外，机翼下隐约可见

方尖形的华盛顿纪念碑，经过 45 分钟，飞机在华盛顿机场降落。

他们走下舷梯，和美国官员及友好国家的使节握手。保镖们围在周围，目光闪电似地划来划去。黄镇踮起脚跟，伸手向远方打招呼，并且抱拳表示谢意。朱霖个矮，看不见外面的动静，心里纳闷：他在跟谁打招呼？直到汽车把他们拉出机场，才远远地看到一批华侨和美籍华人排着队，向着车队挥舞中、美两国国旗。

汽车把他们径直送往五月花旅馆。保镖们立即在楼口日夜值班，并在黄镇和朱霖住的一套房间的楼上和楼下住下，用电线和现代设施将这三套房子联接起来。这是因为美国一些城市社会治安较差，另一方面，台湾在美经营多年，仍对美政界某些极右派人物施加影响，在中国血统美籍人和华侨中有一些潜势力。联络处成立以后，台湾国民党大使馆不但没有撤离，反而新建了四个领事馆，并集中了好些前任大使，一反过去官僚架子十足的常态，大肆请客，到处拉拢华侨、留学生，威胁恐吓进步学生。

美国政府给予了不寻常的礼遇。国务院于使团成员到达的当晚，举行了外交礼仪的晚宴。

第二天上午，黄镇就被尼克松总统请进白宫。

带有圆柱门廊的白宫矗立在华盛顿市中心一片林木葱茏、绿草如茵的绵延起伏的场地上，透着一种质朴自然的魅力，与巴黎那些宏伟华丽的宫殿迥然不同。虽然有高高的铁栅栏把它同川流不息的车辆和熙来攘往的行人隔开，但在来访的黄镇眼里，它看上去并不雄伟，外观也不起眼。然而，它是美国国家力量和威望的象征，也是显示政治阴晴的拱顶石。

它已经成为全球的注意中心。为了满足人们希望了解这里发生的事情的要求，150 到 200 名男女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经常报道总统和第一夫人的活动。另外还有将近 1500 人持有证件，可以到白宫参加外国官员来访等特定活动。

尼克松在耸立着白色圆柱的北门迎接黄镇，然后陪同他来到二楼的黄色椭圆形会见厅。他们交换了一些公开的谈话后，在一起单独呆了 25 分钟。这使黄镇得以洞察尼克松的独特性格。这一阶段是尼克松一生中最失意的时刻——“水门事件”愈演愈烈。他似乎已没有了到达北京老远就向周恩来伸出手掌的冲动，也没有了跪下身子摸着地毯的动人举动——有一次，有几个盲人代表某个退伍军人团体，来到椭圆形办公室对总统作短时间的礼节性谒见。总统上前去迎接客人，小谈一阵，想不出什么话好说了，偶然说到这几个盲人正站在总统印玺上。〔椭圆形办公室中央地毯上织着总统印玺的大图案。这是尼克松入主白宫后，帕特夫人设计的。〕有一个盲人听到这句话，就跪下来，双手摸着地毯，并告诉尼克松说，他从摸索的“触觉”上认出了总统的印玺。尼克松被这一举动吸引住了，那种僵硬拘谨的神态立即消失了。并且本人也跪了下来，闭起眼睛摸着地毯，竭力想分享这个盲人的体验。此时，尼克松忧郁的目光偶尔扫过地毯上的印玺，专注地听着黄镇从遥远东方带来的问候。

对于黄镇来说，同美国恢复官方关系是经过“二十多年的迂回曲折后”才取得的成就。而对于尼克松来说，这次会晤是他得以告诉黄镇他希望不久有再次访问中国的机会。

尼克松就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在北京受到的欢迎，向黄镇表示感谢。尼克松总统对黄镇说：“布鲁斯担任过

的高级职务比美国历史上任何大使都要多。”

黄镇表示赞同：“我们知道布鲁斯先生是著名外交家，比部长声望还高。我希望我的工作能与布鲁斯先生对等。”

尼克松抿抿嘴：“希望黄镇大使在华盛顿好好安顿下来。”接着介绍起中国外交人员暂住的五月花旅馆。五月花——高级而古老的旅馆，取名于运载英国清教徒移民的船只。1620年9月，有120名英国清教徒乘五月花号商船，离开英国，同年12月到达北美马萨诸塞湾普利茅斯港，在新英格兰一带移民，并订立一个约法《五月花号公约》。以后，五月花就象征着美国的开始。也许尼克松因为想起美国人的开拓精神而兴致高昂，他颇带感情色彩地说：“黄大使也是开辟新天地。”

“愿五月花为中美两国人民开放。”黄镇擎了一下手，像握着个无形的酒杯。

尼克松也举了一下手，在空中碰了一下，开起玩笑：“如果出了差错，我们就把基辛格博士撤职。”

黄镇告辞，走下大理石面楼梯，眼前呈现出一派色彩绚丽的景象。这里，五间大厅一一相通，从白色和金色交辉的东厅经过绿厅、蓝厅和红厅，这些厅堂都是按照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的风格布置的。有些陈设是原物，有些则是逼真的复制品，使得这些房间看上去很像舞台上的布景道具。厅内悬挂的历届总统和夫人的画像，更增添了这些厅堂的气派。对于酷爱艺术的黄镇来说，这真使他流连忘返。

第二天，《华盛顿邮报》登出消息：他（黄镇）是中国大使中唯一的中央委员（其实还有耿飚），到达后不到24小时，他已经坐在椭圆形办公室内的金色装璜的扶椅上了，他同尼克松总统的会见，安排得这样迅速是不寻常的，同美国有正

式外交关系的国家的大使，有时还得等上一二个月……

朱霖则忙她的“内务”。她最担心的是吃饭问题，长期吃不到中国饭菜，是要影响工作人员情绪的。先期到达的副主任韩叙劝她不要愁。他早已作了安排。为了节省，早餐是司机老王主动承担的。他一大早起来就熬大米粥、煮鸡蛋、烤面包，还买了些果酱、咸菜，就像在家就餐一样。中午、晚上则中、西餐倒换，由五月花厨房和北宫饭店轮流提供。

北宫饭店是由龙绳文（龙云之子）和肖诚容（云南土司之子）在50年代开办的一家中餐饭馆。美国政府知道他们与新中国友好，才把向联络处供应中国饭菜的任务交给他们。北宫饭店受宠若惊，肖诚容每天中午领两位同事把做好的饭菜送到“五月花”，晚上则由肖夫人刘前嫔负责“领队”。第一天晚上，刘前嫔一上五楼，见走廊里站着几个虎视眈眈的保镖，不禁紧张起来。可是一进大厅，气氛不一样了。她看见花白头发的黄镇主任正与两个青年在谈话。青年看见刘前嫔进来，朝黄镇喊了声“老黄”，用手指了指门口。哦，大使也能叫“老黄”？刘前嫔绷紧的神经一下松弛了。饭后，黄镇让刘前嫔索和同事们喝茶聊天。他们逗留到9点多才恋恋不舍地离去。自此，饭后聊天就成了每晚不变的程序了，有一晚，刘前嫔问黄镇：“你有没有带长征时的漫画集来美？”

黄镇一愣，继而仰面哈哈大笑：“你喜欢画？看在安徽老乡的份上，我一定给你画一幅画。过一阵有空，你来替我磨墨铺纸，我给你画。”

后来，黄镇为刘前嫔画了一幅腊梅，并提了毛泽东的咏梅诗，刘前嫔如获至宝。

一天，黄镇下楼回到办公室。两个随员汗涔涔地跑进来

报告：“黄大使，我们遇上强盗了。”原来他们到纽约去修表，一进表店，看到三个人把老板绑起来，正在抢钱和表。他们让中国人坐下，抱着一大包东西就跑了。

“你们没事吧？”黄镇探问着，“出去可要当心。据老华侨说，国民党元老顾维钧晚年住在纽约，经常到中央公园去游逛，三次遭抢劫。有一次身上没带什么钱，强盗还把他训了一顿，让他以后别忘了带钱！”

随员轻松了些：“我们没事。听说强盗一般都爱抢老人、妇女。”

“不要麻痹。”黄镇告诫说，“华盛顿已发生过多起枪击外交官事件。美国朋友告诉我，开着汽车走到红绿灯处停车时，车门必须锁起来，否则会有人打开车门来抢东西，有的甚至把开车人拉出去抢着把汽车开走。你们算是幸运，有一次，一家超级市场遭抢劫，一位正在买东西的苏联外交官被流弹击中，当场丧生。美国是个标榜‘自由’的国家，你想自由地过去，他就可以自由地偷，自由地抢！要警惕呀！”

两位随员面面相觑。

黄镇点点桌子：“准备一下，我要去拜访基辛格博士。”

基辛格不拘一格。尼克松不再轻松

基辛格总是显得神秘而行色匆匆。早晨，他急急地走出他那座俯瞰石洞公园的六间一套的市内住宅，一手夹着送出去洗的衣服，一手拎着公事皮包。他在初进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的时候，还自己驾驶一辆白色的奔驰车，到白宫上班。过了一阵便不得不改乘由司机驾驶的高级轿车了。他一般是在

办公室吃早点。

黄镇走进他的办公室，发现基辛格头发留长了，腰围也粗了些，气色比往日哪个时候都好。

基辛格承认：“我在谈判的时候，总是神经紧张。在紧张的时候，我就吃。等到阿拉伯——以色列问题解决了，我的体重大概得长到三百二十磅。”在华盛顿，常常可以看到他在时髦高价的“莫愁餐厅”吃中饭，这时其他吃客就只顾看基辛格，不顾看账单了。

黄镇坐下后，观赏着办公室墙上、书架上、桌子上各式各样的画儿、古董和周游列国弄来的纪念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幅画是挂在长沙发后的那一幅：整个画面色彩清淡，紫色薄雾从画面中心略带红色的圆圈中冉冉而出。黄镇扭身指了一下：“是纽约画派的抽象画吧？”

基辛格略加解释：“是从坎布里奇一个朋友那里借来挂的，看了这幅画使人舒畅。”

黄镇又看了一眼挂在另一面墙上的徐悲鸿奔马立轴。他知道这是中国赠送的复制品。他谈到正题，把一份拜会名单交到基辛格手里。

“黄镇 大使办事一向爽朗，”基辛格一本正经回答说，“我也不敢怠慢，我将在 48 小时内予以答复。”

黄镇摆摆手：“不必那么急。”

基辛格像是开玩笑，略为沉吟，便决定了：“你可以会晤你愿意会见的任何人，可以访问除核试验场以外美国所有地方！”

黄镇哈哈大笑。笑声从他那宽厚的胸膛里冲击而出，形成巨大的声浪。基辛格也被笑声感染，不停拍打着胖胖的腹

部。在黄镇看来，与其说基辛格是哲学家，是白宫智囊，不如说他是文学家，是在寂静的书房中创造无价之宝的外交家。他趁势向基辛格发出到联络处赴宴的邀请。

基辛格反应灵敏：“很遗憾，我有规定，任何使馆的晚宴都不去。因为一开头，就得跑遍一百五十个使馆。”

黄镇也灵敏，他在半空中接住了基辛格抛过来的球：“我们不是大使馆，我们是联络处！”

翻译人员也止不住笑出声，佩服黄大使的机智，并扭脸注视基辛格的嘴巴，看他如何作答。

基辛格像喜爱智力游戏一样兴致勃勃，照例应答如流：“对！驻华盛顿的任何联络处发出的邀请，我都将接受。”

黄镇舒畅地一笑。他完全理解这种外交家考虑事情的逻辑：风波出在东岸，他就想到同西岸的联系。当他碰到一件难办的事，或面对严重局势，处于千钧一发之际，反倒非常冷静，然后用一种很适时的幽默感来冲淡“紧张气氛”，或者很快抓住对方涌现出来的好主意，顺水推舟……

会晤行将结束时，基辛格告诉黄镇：“尼克松夫人想见见大使夫人。”

黄镇赞同：“那要看尼克松夫人的方便。”

这之后，美方为联络处装上了直通白宫的热线电话，有事可随时求见。

不久，尼克松派来总统专机，接黄镇夫妇去西部白宫作客。西部白宫即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以南约一百公里的圣克利门蒂，是尼克松的老家所在地。空军一号座机从华盛顿军用机场出发，犹如一只掠过海面的鸥鸟，冲向蓝天。机舱不大，几名安全官，再加两位翻译便满满当当。在前面驾驶舱

里，只有发动机那平稳而单调的嗡嗡颤动声，两位驾驶员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只是偶尔腿和手臂动一下，仪表板上无数仪表的亮光隐隐约约地照着他俩的脸。飞机虽小，性能很好，设备现代化，通讯联络非常方便。一位安全官指指电话机，开起玩笑：“大使先生，你可以拿起话筒给三军下命令，像尼克松总统一样。”机舱里顿时一片笑声。从飞机上看下去，他们发现，中国的山和河是东西横向的多，而美国则是南北纵向的多，山区和沙漠很少，难怪美国虽比中国少 30 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但耕地面积却比中国多得多。

西部白宫是一座西班牙式的平房院落，幽静、舒适。房间里挂着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会见和签署文件时的放大照片。黄镇知道，尼克松和基辛格都为此而自豪。尼克松也注意到黄镇对照片不屑一顾的神态，坐下后解释道：“美国同苏联领导人的会晤所做的事，都不会以任何方式削弱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

黄镇说道：“中国古人有言：势利之交出乎情，道义之交出乎理，情易变，理难忘。”

尼克松说：“使我们走到一起的并不是我们的哲学——我们的哲学不同，而是我们的利害关系。”

尼克松说完，靠在沙发上，凝视着窗外。黄镇打量着尼克松。这个人的命运，即便从历史的角度来衡量，也非同寻常。他此刻在想些什么？他的眼力究竟能看多远，对国家交往的复杂性究竟能观察多深？也许，他正在痛苦地试图凭他敏锐的思想，摆脱政治生活中那个险恶的暗礁？

基辛格对核协定问题解释道：“只要中方私下理解我们正在做什么，公开反对更好。”

黄镇撇撇嘴：“不过是一片废纸。”

基辛格急切地说：“你千万不要对我们的国会议员说话。因为我们要利用它。核时代迫使我们共处。”

黄镇笑中带讽：“舞文弄墨，口诛笔伐，都改变不了事实。”

尼克松夫人帕特领看朱霖参观住所。并不豪华的房间里挂着一些油画和工艺品。帕特告诉朱霖：“中国送我们的礼品都摆在华盛顿的白宫，有的将来可以买下来归为己有。”——朱霖知道这是美国的规定，后来，她送给童星秀兰·邓波儿一件缎子衣料也是这种情况。邓波儿原为驻加纳大使，回国后任礼宾司长。她后来告诉朱霖，她将那块缎子交公后，标价250美元，按规定她可以优先购买，但因嫌贵只好放弃了。

朱霖跟着帕特来到院子里。

帕特突然站直身子，手指西方，满含深情地说：“你看，这不是太平洋吗？那边不就是中国吗？我小时候也住在这太平洋海边，父亲常指着西方告诉我，那边就是中国，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我想，有一天应该到中国去，现在已经实现了。”

朱霖环视四周。尼克松夫妇住的这个地方实在是太美了。房子就建在太平洋岸礁石之上，海水像天空一样蔚蓝，微波抚摸着堤岸，发出轻轻的声响。在晴朗的天空之下，正如古诗中所言：水如碧玉山如黛，光艳得不可描画！

“你看，我们现在就住在太平洋这边的海岸，晚间还可以听见海浪的声音。”帕特自豪地说。“如果在太平洋上架一座桥，美、中两国不是就连接起来了么？”

朱霖想到对面就是自己的祖国，心里涌起波澜，情不自禁地说：“夫人指的是人桥吧！那我们就共同努力建立起这座太平洋上的人桥吧！相信我们一定会成！”

“我们从这里打个洞，就能通到中国！”中午，基辛格陪黄镇、朱霖在总统住宅外边的一套简易办公室共进午餐，他指指脚下，坐下来开了个玩笑。基辛格带了他的儿子戴维来，儿子长得和基辛格一模一样，虽然才十来岁，但言谈举止具有父亲的风度，关心听大人谈时事政治，说话也很幽默。

“中国有个典故叫愚公移山，说的是世世代代挖山不止总有一天会挖走一座山。毛主席曾用这个典故指引我们在困难的条件下打垮了日本侵略者。”黄镇接着基辛格的话题说。

基辛格回忆起北京之行，说道：“这位主席的身体大大超重，但是他有着控制周围事物的出色能力。他全身洋溢着意志的力量。戴高乐靠他的意志来领导，阿登纳靠他的意志来控制，但毛泽东靠他的意志感同样能够进行控制。”

黄镇继续说他的“愚公移山”：“在朝鲜战场，在上甘岭，开始你们美国人在那里开炮，上跳下蹿，喝啤酒，不可一世。我们挖山不止，一直把洞挖到美军阵地前。那个部队就是我的老部队。怎么样？你们的装备是很厉害，但是我们军事素质、人的素质比你们强，所以，你们不能不承认打败仗。”

基辛格笑着点头。戴维却问：“长城也是愚公挖的吗？”

黄镇爱抚地摸摸戴维翘起的小脑袋：“广义来说是这样。但不是挖，而是堆。”

戴维陷入幻想：“我要是挖洞，就发明一个吃土的机器！”

朱霖笑道：“有其父必有其子。你将来也是一个小博士。”

基辛格向客人祝酒，并说道：“1971年1月，当我和十一岁的女儿伊丽莎白以及九岁的儿子戴维一起站在肯尼迪角观看登月发射的时候，我似乎感到，他们会生活在一个与我不

同的世界里。我小时只知有国家的界限。我难以想象空间以外的事情。电视是不能想象的事。我这一代人是读书长大的，我的孩子们是看着电视屏幕长大的。一切对于他们都太容易了。我不知道他们的豪情壮志能否有坚如金石的意志来支撑，就像你说的‘愚公移山’。但我相信，在人类盛衰起伏的历史中，信念一直是一股动力。”

.....

9月22日，基辛格就任国务卿。

11月，基辛格再次来到北京，毛泽东接见了。刚一交谈，毛泽东就说：“你们国家为什么老闹那个什么屁‘水门事件’？总而言之，这个事我们不高兴。”

基辛格无可奈何：“许多复杂原因，一个是许多老式哲学家和政客总不喜欢总统，因他奉行正统的政策。虚无主义者太多，要破坏一切。”在谈到中美建交时，基辛格说：“在台湾问题上，我认为我们之间有着清楚的谅解，我们信守这一谅解，而且联络处正在进行着有益的工作。”

毛泽东的神态略带嘲讽，开玩笑地摆了摆手：“但是我们的主任跟你们讲大道理，什么华盛顿反英国那一套。”

基辛格也笑了：“他在几个星期前给我作了一次大演说。但这些话过去总理也对我讲过，主席也讲过。”

“那些话可以少讲。我们现在有个矛盾，一要支持阿拉伯各国反对以色列，二是不要让一个大国控制中东。我们黄镇大使讲了支持阿拉伯这一条，没讲另一条的重要性。”当时谈及第四次中东战争，黄镇驳斥了美方偏袒以色列的立场。

“我对大使进行了突袭，他重申了你们在联合国的官方立场。我懂得你们需要公开采取某种立场。你们这样做，并不